

竹中憶往

22 屆 張世鴻撰稿

昨晨，與鍾志正搭乘郭豐演的自用車，參加今（2010）年新竹中學校友大會。趕到會場，約十時許。匆匆簽到、領取紀念品。進入會場後見學長白志中博士正在作專題演講，談台灣的研究發展現況。白學長目前擔任台灣綜合產業研究所所長。演講內容充實精闢。雖然只是中途插入聽講，聽他談到有關紡織產業研究成果，申請國際專利權的比例，日本與韓國為 10：3，日本與台灣則為 10：1，印象深刻。

猶記校友會在民國七十四年創立不久，我就隨同頂頭上司蔡俊男學長（去年已往生）加入，不久即成為永久會員。我是一念舊之人，參加校友會目的單純，只希望對母校作一簡單之回饋，並可與昔日同窗會面而已。很遺憾，參加多年，卻只見到二、三位同班同學。真不知昔日同窗如今安在否，也不知他們為何不能參加，是因為不知母校有校友會，還是太忙沒時間？或是事業無成就，不好意思？還是因為…。

剛開始參加校友大會，見一些與會的



早期學長大都有相當成就，不免有些自慚形穢，後來，心想各人命運、境遇、因緣不同，何必比較、計較？一個人的成就，難道一定須由他人來肯定？只要心地光明磊落，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地，也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不是嗎？

參加校友會，純粹念舊及感恩而已，回到當年成長的重要階段的環境，走入時光隧道，看到四十一年前的自我，是人生一樂也。

一個人從出生到往生，一生最寶貴的歲月就是成長時期。高中階段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心智已開，卻未成熟，是一生中變化最劇烈的階段。

猶記當年（高二）的班導師（也是數學老師）褚煜夫老師曾告誡的話：「我現在還有密切連絡的朋友都是高中同學，所以，你們要珍惜同學之間的友誼！」如今想來，真是正確！正如他所言，目前常在連繫的就是那幾位當年一起從家鄉苗栗負笈就讀竹中的同學如鍾志正、溫進德、郭豐演、黃國雄、彭清賢、江滿騰、林輝雄、莊榮輝…等。

高中三年並不長，很快過去，但對我而言，卻是此生重要的成長過程。因為初中（縣立苗中）努力學習的結果，得以考上竹中，否則只有留在家鄉，就讀省立苗中的份。竹中那時是桃竹苗地區初中畢業生嚮往的學校。

高一、高二住校，高三上學期通勤，高三下學期在東山街租屋（與他班的吳志強同住），準備大專聯考。

高中畢業那年，參加大專聯考，幸而榜上有名（雖然是「吊車尾」）考上省立屏東農專畜牧科。因為家境不寬裕，也因厭倦為考試而讀書，於是踏上遠赴南台灣、負笈求學之途。

三專生涯很快過去，服完預備軍官役，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考進台糖公司，從分類四等一級甲等實習員開始，先在屏東糖廠東海豐畜殖場實習、工作了九個月，然後調回故鄉苗栗縣，位於竹南鎮頂埔里的台糖畜產研究所服務（今該單位已不存在，原址即現在的竹南科學園區）。在那裡，在豬舍與豬為伍，工作了七、八年後，被調到經濟部農業現代化職業訓練中心畜殖技術訓練班（該中心後改制回台糖公司）擔任訓練工作約二十年。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底退休（服務單位回到台糖公司研究所）。

在母校竹中三年，在班上我是一個性內向、害羞、沈默寡言的同學。還記得高一時（平班）龔誠芳導師在個別談話時，好像這麼對我說：「你個性比較內向，要勇敢表達，講話大聲一點，多參加活動。」那時，在班上，比較要好的同學，其中一位是坐在隔壁的吳慕鄉，家住新竹市，他擔任班長，個子高瘦，品學兼優；好像是外省籍，父親服務鐵路局（官階不低），成績在班上前幾名；我常向他請教功課，他都熱心幫助。另有一位比較要好的同學劉世曄家住芎林鄉，我曾寫信邀他一起參加校友大會，那時，他似乎在某校擔任教職，不知今是否已退休。

升上高三，由於數學成績不好，分班選組，選丙組，被分到和班。從苗栗故鄉來的同學似乎只有江滿騰一位。他畢業後考上中興大學園藝系，服兵役後，從事家族製造玉英牌豆腐乳事業，若干年後，前往泰國發展新的事業。

班導師彭玉書老師教我們數學，他教學認真，注重解題。我曾在週記上建議要教有關數學邏輯那一章（因為他認為不會考，叫我們自己閱讀就好），上課時，他特別提出來，詢問大家的意見，並戲稱我是「理論的」，因此我又多了一個綽號「理論的」！畢業那年，返校觀看大專聯考放榜名單，見約有三分之二的同學未上榜，可見成績非常不理想。若與前六、七屆的學長比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其故安在？令人不解。

在竹中三年，我的成績並不理想，化學、數學曾各補考一次才過關，那時，若三科不及格，就要留級；幸而有驚無險，沒有留級。其實，並非不用功，可能有三個原因：一、太嚴格。二、沒有補習。三、

喜歡跑圖書館，看課外書。

住宿舍兩年，生活平淡。常在早晨或傍晚，從宿舍後方小徑跑到十八尖山的健行步道，作慢跑運動，因此，全校每年一次的越野賽跑難不倒我，並曾參加全校陸上運動會的一千五百公尺及八百武裝負重賽跑。

十八尖山是新竹市的森林公園，也是我們讀書的好地方，常獨自拿一本書或邊走邊讀，或坐在涼亭下讀，蟲鳥作伴，甚得其趣。還記得有一個暑假，仍住校，將課桌椅搬到樹林下，溫習功課，突然發現，一條長約一公尺的眼鏡蛇正在向我昂首吐信，差點嚇得屎滾尿流，幸未被牠傷害。

除了慢跑，游泳也是高中三年愛上的運動。由於單、雙槓運動太差（曾因玩雙槓，摔得差點腦震盪），下決心學好游泳。其實，由於老家與後龍溪直線距離只有約三百公尺，暑假時，每天午休後二、三點，就會到後龍溪，像水牛一般浸浴在水中，直到夕陽下山才回家。還記得初中畢業那年，就無師自通，學會了蛙式。經過高中三年的學習，捷式、仰式、換氣都會了。在農專的運動會還參加四百接力賽得獎。

一年級住在第一宿舍（據說若干年前失火焚毀，今已消失）。剛入學，學校隨機安排寢室，室友有來自埔心鄉的潘嘉琦、金瓜石的何雨石、同鄉苗栗市的饒錦源，其他室友已忘記其姓名。

對潘嘉琦印象深刻，因為其父是基督教牧師，每至週末晚未返家時，就會到東山街的浸信會教堂參加團契，我也因好奇，隨他前往。那時，在讀經、唱詩歌、禱告之餘，還有交大的研究生引導古典音樂欣賞，甚得我心。因為節省金錢，假日

常未回家，加上課業繁重，生活單調，常感鬱悶。上了教堂，教堂的寧靜肅穆有助於抒發情緒與壓力。

有兩位老師，一位教英文，一位教歷史（姓名已忘記），在教課中偶爾會傳福音。因此，對基督教有某種程度的認識。晚上，睡覺前，在床上，還會讀聖經，作禱告。只差禮拜天上教堂接受洗禮而已。

二年級搬到第二宿舍，自由組室，來自苗栗故鄉的同學同住兩個寢室，同寢室的有溫進德、郭豐演、李克用…等人。那時，有一些同學來自泰國、寮國的僑生，他們比較活潑，住在二樓，常見他們，坐在欄杆上，抱支吉他，彈琴作樂。

在竹中三年，雖然學業成績差強人意，升學考試成績不理想，但對母校的五育並重的通才教育始終感恩不忘！

除了體育，還有藝術教育的薰陶是竹中人所津津樂道者。音樂課在徐頌仁、蘇森墉（另一位年輕的女老師姓名已忘）的教導下，較其他學校畢業生更懂得唱歌、欣賞音樂（尤其是古典音樂）。還記得，那時上課時，音樂教室那套非常高級的音響播出交響樂、獨奏曲或協奏曲，全班同學鴉雀無聲，當下沉醉於音樂殿堂，忘了考試、忘了一切煩惱的情景！

美術也是一樣，在李宴芳老師一絲不苟、認真的教導下，對素描、水彩的技巧及美術欣賞都有相當程度的概念。

至於德育，那時，有三項不成文的校規：打架、考試作弊、偷竊必遭退學處罰。記得有一班月考時，監考老師抓到十二位學生集體考試作弊，報告校長處理，辛校長基於學生的前途，在不違反校規下，替他們另尋好學校轉學，繼續高中學業。

（下文轉 P79 頁）

我的新竹中學：A Good High School

23 屆 宋文里 (竹中校友，一九七〇畢 曾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現任教於：輔仁大學心理系) (本文發表於 2000 年 11 月 12 日辛志平校長教育理念研討會)

我曾經嘗試透過這場關於教育理念的研討會，來稍談一點我所想的教育理念問題。但由於能用的時間很短促，而我又不是個專業的教育研究者——至少不是專職的教育研究人員——所以，寫了點開頭就中途輟筆。我相信教育是現代社會之所以能夠成立的基礎，譬如說，理性化、民主化等等過程，無非是透過教育才得以維持；甚至說，一個現代社會的希望，不再是透過宗教而是透過教育來達成。不過這樣的談法非常沈重，我如果不能把它的要義說出來，那就不如不講。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竹中校友會」性質的活動，我想講的是「我的新竹中學」。請大家不要擔心我會悖離研討會的主題。我就讀高中的時候是一九六七到一九七〇，還在辛校長主持校政的時候。一九七四年秋，我大學畢業，被辛校長聘為竹中的老師，那時是辛校長在任的最後半年。所以，我的新竹中學，絕大部份也都是辛校長的。但我的故事卻要從那前後半年，也就是「辛校長的 / 不是辛校長的」分水嶺時刻談起。

竹中有辛校長所創立的一種特別的「動員月會」，也就是一種由全體師生參與的生活總檢討每月例會，這應是大家都知道的。雖然這個月會的名稱是當時整個政治體制下的產物，但是，後來這種集會以及集會中的言論方式竟成爲「竹中

精神」的某種指標，所以它的意義值得研究教育史的人多加注意。學生可以上台發言，指陳校務的各種問題，提出批評和建議。這部份也是大家都津津樂道的故事，但在一份資料中，我看到一點點精彩片斷的敘述，卻沒說到真正關鍵的地方，所以，讓我用歷史口述者的身份來作點補充。

那次動員月會，學生照例在會議規範下，上台用幾乎不顧任何禮貌修辭的炮火來質詢校務。學生發言完畢，擔任主席的學生就請「列席」的校長來對各種問題提出說明。可是，那次學生說了什麼呢？他說：「校長還說什麼要訓練我們的民主會議經驗，他自己居然坐在旁邊打瞌睡！」而辛校長怎麼回答呢？他說了一句很有名的口頭禪：「你們小海雞（小孩子）不懂…」後面接著說了更有意思的話：

「我已經是六十歲的老人了，開會時難免會打瞌睡，可是，你們講的話我都聽到了，不信，你們就聽我說…」

我希望大家記住這種說話的方式裡頭所含的幽默和包容，然後我才能來開始談什麼叫做“Good High School”。「好學校」這樣的語詞在我們的語言中只怕是太稀鬆無謂而不知所指，所以我用了一種 quotation 的方式來作爲這個字眼的定義。那是從我讀過的一本好書，Sara L. Lightfoot 寫的 The Good High School

(1983)中取出的概念。Lightfoot對美國東部的六所「好中學」作了深入描述和分析，但她的結語說明了她對於什麼叫做「好中學」的心得：

我們發現好中學顯示出一種可維繫也可顯現的意識型態立場，護衛著他們不受多變社會的侵擾；而在學校內被視為團結之源的領導形態則受到夥伴感的加油，也不斷有親近和信任的盟友加入…我們也發現，好中學提供教師們自主表達的機會，讓他們對於組織的參與和責任可採廣角的態度，也能在某程度上保護他們免受社會對教師這行業扭曲的刻板印象之害。

在好中學裡，學生被成人用無畏與同情的關注所對待。教師們…都了解青少年是在發展階段中。他們對於青少年都不會覺得不舒服，這表現在他們解釋和回應學生的若干偏差行為時，都會帶有些微妙的幽默…(p. 25)

我們都知道台灣不是美國，這兩個社會文化的差異也大得難以言喻，不過，參考一下那「微妙的幽默」之說，卻可以讓我們對辛校長的回憶洒下一片曙光。對於質詢的炮火，或是任何不顧禮貌的修辭，在當年的我們根本還無法從立法院或市議會裡學到。那是年少氣盛時期，參與任何「民主」形式都難免會自然上演的戲碼。可是對於這種戲碼的「無畏與同情」，在換了一位校長之後，卻幾乎是立刻煙消雲散。

六十三學年度下半學期來接任的校長不知情地說，對於辛校長的一切建樹，他會蕭規曹隨。但當他第一次見識到那動員月會之後，就無法忍受。我在會場看見學生們選出的模範生（我還記得他名叫孫以濬）上台表示新任校長一來就想建學校

圍牆，破壞竹中校風，他代表同學極力反對。會後我看見當時擔任訓導主任的閻政德老師被請到校長室，不知校長對他訓了什麼話，只知他回到辦公室後，坐在椅子上滿臉頹喪，發呆了好一陣子。我從當學生時候起就已認識閻老師，從來沒看過他這麼低沈失意的表情，所以上前詢問，他對我傳述說：接任的校長認為這動員月會「簡直就像共產黨」。

我自己也願意在此招認，在那後半年裡，我在校園裡看見接任的校長，就再也無法用一般人的禮節來與他相對。那位校長曾和別人抱怨過，說我怎麼都不向他打招呼。我想，當時的我已經抱定主意，不在那裡繼續任教。只要有機會，我就一定離開。

我的反應為什麼會那麼強烈？我經歷此事的當時，沒有其他的個人恩怨，可是覺得辛校長的「在與不在」確實是這所學校像大地震般的轉變。說到這裡，對於竹中精神，我想提的一個詮釋確實是政治的。有人說，辛校長信奉三民主義，應該也代表當時意識形態的主流。我對於此說，想提出一些商榷。

很多校友一定記得舊時的竹中大禮堂，也就是用來舉行動員月會的會場，兩側牆上一直懸掛著許多七十二烈士的畫像。我認為這是辛校長所選擇的、極有意義的象徵，怎麼說呢？我在做宗教研究時，學會觀察一個教派或一群信徒的信仰——不是透過他們對信仰的自我宣稱，而是看他們所流露的信仰徵兆。這樣的觀察方式，可以導出很多不同尋常的詮釋。辛校長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究竟是什麼，我們不能只聽他說的，因為語言宣稱常常只能表現人的意圖和理解之一小部份（這是

一套大理論，我不擬在此說明，請容我直接進入話題本身吧）。畢竟，辛校長曾經在我那班教過三民主義課，原諒我口無遮攔，我必須承認，以我當時的學生觀點和後來回憶此事的其他觀點來說，我都不覺得他對於那套政治哲學有什麼驚人之論，換句話說，他只是對於那些講法很熟稔，卻不能說他有什麼獨到的見解。因此，那就只是一套反映當時主流政治意見的說法而已。可是，七十二烈士的畫像卻透露一些難以言宣的訊息。就像天主教堂裡的許多聖徒行傳壁畫一樣，雖然教義說的是一神教，以及反對偶像崇拜，但壁畫裡傳達的卻是多神的、多偶像的宗教情懷。這樣的理解，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什麼呢？那就是辛校長對於「民主」的信仰，裡頭含有比他講的課還多一些的革命性，特別是「熱血青年」那種版本的革命性。

這種熱血青年的意義，在國民黨主政的漫長時代中，確實曾經發生暗暗的變化。君不見，較晚近的三二九青年節，已經很不容易看見有關七十二烈士的文宣？雖然我沒作過仔細的觀察，但是，青年節裡不再歌頌青年烈士已是個事實。革命的政黨後來變成反革命的既得利益者，這在我們所熟知的政治歷史中，決不是唯一的例子。只是我們這裡不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可以把反封建獨裁、反既得利益者專政硬說成「反革命」罷了。

好了，我們談的是熱血青年辛志平。他一直到老都保持著一種赤子之心，把革命的那種無畏情懷轉變成我們所熟知的所謂「理念的堅持」。我只要再加一點點闡論，就可以說明「堅持理念」和「無畏的革命情懷」之間的關係。

精神分析理論有關於理念的部份，和

我們這裡所談的較為接近的，是叫做「自我理念」(ego ideal)，這個概念後來被弗洛伊德發展為「超自我」，但是後弗洛伊德學者發現，「自我理念」所表達的是比較正面的肯定和堅持，而「超自我」則比較多負面的壓制和排除。自我理念能用來發動自己的行為，建立新規，排除陋習，因而造成外在世界和他內在想像之間的一致性。從這裡來看，我們就很容易知道：首先，內外合一是一種由實踐所造就的狀態，它的動作就是堅持和排除；其次，它必須有個可實踐的空間，但它所指的可能是個大社會，而比較像是由一個領導者加上他的親近聯盟者所能共同影響的社區。講社會結構吧，這個社區的大小大概最多就是一個鄰里，或一個村莊，而不是城鎮、都會，更不是現代國家那樣模糊的社區。

很幸運的是，我們活在現代社會，有一種大小規模和鄰里、村莊相當接近的準社區產生，那就是學校，特別是中小學（而不是大學，除非是指其中的學院）。在這裡，一個人的信念，結合幾位盟友，是可以產生很直接的影響力的，最終就會造成信念和環境之間相互扣連的現實。這就是說一所中學可以成為理念社區的基本理論。

革命者的熱血並不是只會用來抗爭，甚至絕對不是用來製造熱烈的不安。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在〈革命者的性格〉一文中說：革命者不是狂熱盲信、不是叛逆、不是只會參加由別人發起的革命行動。他是個自由而獨立的人，是自己的主人，而為了對抗週遭環境的不利條件，他能結合和他一樣相信自由獨立的個體，來合作進行生活環境的理念化，或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來造就一個從歷史意義而言「更為進步的秩序」。

辛校長確實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教育家。他的專業範圍是學校。學校社區和大社會裡的社區有個基本的不同，就是在其中生活的成員大部分都未成年，因而成年人在這裡就自然成為照護者兼領導者。我們在談辛校長和新竹中學，當然不能忘記，那是由辛校長和許多有能力的教師結盟之下，以長期經營而造就的一個歷史秩序。這種秩序的規模雖然不足以影響整個大社會，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卻是一個青少年在成長之時的一個「世界」。這個言行一致的秩序正是孕育一個青少年內在理念的胎盤。他會因為經歷過這樣的世界，不太長的三年，但還好，大概夠長(long enough)了，因而能長出了像民主的寬容、無所顧忌的自由表達、以及長者不必然是壓制者而可以是引導者的種種信念。而這是當他們成年之後又可以用「無畏與同情」來對待下一輩青少年的性格基礎。我承諾這不是一篇大談理論的東西，因此我要回到新竹中學的故事。

辛校長和那些結盟者們所發展出來的學校並不只是所謂「五育並重」，因為這樣的標籤並沒有說出什麼教育內容，而我也不認為把這種教育的實踐稱為「通識教育」或「全人教育」會是個好主意。這些教育口號最終只能像認定什麼「模範母親」、「十大傑出青年」一樣，然後頒發一塊匾額來裝模作樣地了事。我還特別要問的是：我們現有的所謂「通識教育」或「全人教育」云云，難道已經有明確的指涉，使它們變成意義飽足的字眼了嗎？我們的「通識教育」節目在大學校園裡難道不都已變成邊緣性的點綴而已嗎？那麼，

回過來說，當時的竹中教育到底教育了些什麼，竟爾使得竹中人會那麼死心踏地相信他們經歷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好學校？

我這就來話分兩頭。第一是用幾個例子來談談那教育本身如何踏踏實實地教人長大，第二才說為什麼人會懷念有成長的學習經驗。

我們都知道中學課程裡有所謂「主科」「副科」之別，這是我們這個茫然走向沈淪之路的社會所產生的典型偏見，也是對於教育的死硬而不自覺的意識形態。但是我們記得竹中的那些所謂「副科」的老師們可一個個都是學校裡的強人，他們對於他們所傳授的知識技能都充滿自信，並且對學生的要求幾乎都毫無妥協的餘地。蘇森墉老師的音樂課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我讀高一那年，整個年級七百多位學生中居然可以被她當掉三百五十位。但是，在新學期剛開始上課時，他說過什麼話呢？「你們和歐美國家的人比起來簡直連小學程度都不如，」譬如說，「你們唱國歌唱了那麼多年，有誰能把國歌的譜寫出來呢？」我記得我是那一班裡唯一不服氣的學生，舉手表示我可以辦到。蘇老師讓我到黑板上把譜寫出來。我才寫出兩小節，他就點點頭說：「可以了，不錯，不過你有點沒寫對，是從弱拍開始。」就這樣，蘇老師要我們學會數拍子和讀譜，而我們不能說這是過分的要求，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在初中階段確實沒好好學過讀五線譜。回想起來，為什麼讀譜不是一種基本的能力？為什麼它不是主科？我有十足的自信可以根據當代的教育理論說音樂的學習決不會不如英文、數學重要，我們所缺的也許只是依據學生的性向來分別定義主學習和副學習的辦法而已。但是就一位音

樂教師的立場來說，當他可以盡其所能，不打折扣，不虛與委蛇，對學習者提供最大可能時，學生在經歷過之後，自然可以體驗到學習之中有踏實的成長經驗。我後來沒有變成一個音樂家，只是個業餘的愛樂者，自己玩樂器、自己收藏唱片，不過，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擔任助理研究員時，在一次咖啡時間，我主持講解了一些後現代音樂，讓那裡的研究人員感到「大開眼界」，他們問我從哪裡學來這些不可思議的東西，我就只輕鬆地回答說：「新竹中學呀！」我不是說蘇森墉老師教過這些，而是竹中的學習環境使我很容易可以自己上路罷了。

再談另一個例子，體育。學生要學會的運動技能可多了。我自己雖然不是體育運動的好材料，但是從青少年發展的立場來說，我總要學會能動的方法，證明我在現實世界中的存在不是個消極被動、容易被時間／空間所淹沒的東西。在竹中三年，我不但學會打排球、網球、足球、棒球，而器械操、墊上運動、跳高等項目的基本技巧也學得很順利，當然還有游泳、越野賽跑是必須及格的。記得高一開始學網球的時候，我常常在放學後向體育組器材室借了球具，自己練習打牆壁，一年後竟以這樣練出的「實力」參加了校內的網球賽雙打。我打的是副手，我們這隊只打初賽，沒有晉級，但還是有幾回合打得可圈可點。另外關於田徑運動，有一件更令我難忘的事情，就是每年一度的校運會。那年我高二，報名參加百米短跑。全校學生都按體位分為甲乙丙丁組，分組競賽。這是真正的全校參與，預賽從校運會的前一個月就開始，每天放學後在學校裡舉行，一直到產生決賽者，才正式在縣立體

育場的校運會當天登場。像我這種小個子的學生，竟也有幸在乙組一連幾次通過預賽、複賽而跑到參加決賽。我不知道乙組和甲組實力相差多少，但班上同學們知道我進入乙組決賽，就決定把不分組的四百接力最後一棒交由我來擔綱。我們班隊最後跑出銅牌的成績。在這個校運會之前，我的十六年生命史裡，從來不相信自己會有這樣的光榮。八年之後，我去當兵，在軍中的各種體能訓練，我常常很自信地通過及格標準，甚至還擔任過器械操的示範。別校畢業的學生很多都沒學過這些東西——很多教育者似乎都不知道讓青少年體會自己的身體能力有什麼重要。說到這裡，再回頭看看，竹中的體育老師們對於體育教學到底挹注了多少心血？而為什麼他們可以辦到？這不就是老師們和校長結盟的最佳表現嗎？

最後一個例子。新竹中學有一位全台灣幾乎找不到第二位的哲學老師，史作樉先生，他教我一學期的世界史，我在那年上他的課，才真正知道學習智慧可以有什麼深度和廣度。每次上課到一半，我就會頻頻看手錶——這是有生以來唯一的一門怕下課鈴聲太快響起的課。後來我和其他被感召的學生一樣，雖然已經不上他的課了，但還常常去向他請益。他說我們學習人文知識就必須多讀書。「在養成教育期間，你若不能讀完兩百本有意義的書，你就不會成爲一個夠格的人文學者，」他說。但只在受教於他之後，我才相信他說的話不是吹牛。而上完他的課之後，我也才開始發憤向學，一整個寒假抱著一本哲學史從頭K到尾，同學和家人都警告我，這樣會考不上大學，但我卻一往直前不改初衷，還繼續K其他預定的一百九十九

本書，只是到大學畢業都還沒讀完一半。史作樑老師也是辛校長聘來的老師，但各位如果仔細注意，在辛校長退休的紀念照上面，沒有史老師的影子。史老師哪裡去了？我那年不是在竹中當老師嗎？我知道他大概又去十八尖山沈思他的《大覺醒的日子》，辛校長也知道他經常如此不愛參與俗人俗事。這位我行我素的老師，沒有一位中學老師能寫出像他一樣多、一樣深厚的哲學著作，而辛校長以最特別的方式和他結盟——不怪他（不理他吧？）也給他自由發揮的空間，包括讓他住在學校的一間由教室之間的儲藏室改裝而成的「宿舍」裡。竹中校友之中有哪位曾經進入哲學世界的人不是由他啓蒙的呢？但這是不包括在「五育並進」之中的，甚至連普通所謂的「智育」也不能想像會有這樣的知識成長內容吧？

我們的校友先進葉啓政教授對於「辛志平」變成某種「偉人」或英雄崇拜的象徵（如果我沒有會錯意的話）是很不能同意的。但他對於另一種後現代「英雄」，也就是「人民」「大眾」，卻也感到相當不安。我很想說，一來「辛志平」這個符號所代表的懷念情愫，並不一定適於以英雄崇拜來稱說；二來「人民」，特別是自由民主世界裡的公民，如果要夠承擔某種英雄的任務，那應該會是什麼樣的人。

用某種西方古老的字義來說，「英雄」(hero) 不是指驍勇善戰、攻無不克的戰神，也不是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的聖人，而只是指一種守護者 (guardian)，甚至，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語言來說，「偉大」永遠只是一個孩子對於父親的孺慕之情，或這種情感的投射，而不是真的必須有什麼偉大的人物存在於歷史之中。

我們就這麼說吧：辛校長是一位守護者，讓一些青少年得到踏實的成長經驗，而那些青少年在他的守護之下，逐漸發現一些毫不虛矯造作的處事方法，發現有一些長者同意他們的學習權利，也給予學習的機會。他們感覺到好像有個「夠好的父母」(good-enough parent) 正在「護持著（他們的）處境」(holding the situation)。我雖然答應不要掉書袋，但為了言簡意賅，不得不借用精神分析學家溫尼可 (D. W. Winnicott) 的話來說這個意思：孩子需要先有個「善」意而為他的「好」處著想的環境，雖然不需要好到極點，只要他的成長需求可以適度滿足，然後他就能長成一個相信「善」和「好」的成人；也然後他才能為繼續維護這樣的「善」和「好」而對侵擾者「不惜一戰」。這應該也是弗洛姆那種革命者的性格之來源。

我們實在不需要英雄崇拜，或者如果一定要的話，頂多也只需相信自己這群人之中，有些人可以擔任守護者，如此而已。因為當我們要為人父母的時候，是我們自己要有能力去護持我們和孩子的處境。只相信英雄和偉人，特別是那種高超到抽象難及的神樣存在物，那常常只是因為自己無能於成人之故。就是這一點，我們必須用來區分模糊的「人民大眾」。人民當中有些人會用自己的血肉之軀來護衛自己的孩子，卻也有些人只能在參與「族群」「社會」「國家」之後才能有存在感，或只會不斷怪罪「社會」「國家」如何虧待了他。後來他們趁著這場後現代的認同瘟疫，用各種「群眾」之名來進行不斷的叛逆和造反，從自己稍稍有這種體能的年紀開始，一直打殺下去，不知何日而終。

我也許說遠了，會變成迂闊無稽之

論，但是，如果回到像學校教育這麼具體的工作，我們也知道沒有一種教育可以不選擇一些可見的「好」（所謂意識形態）來開始。教育不可能是客觀中立，也不能價值高超，而只能直接投入一個現存的世界去實踐「好」的選擇。有理念無理念也者，還不如說：選擇之後，是不是能夠維繫，一直做到受教育者的裡裡外外都相信這種「好」的選擇是為他的好，而不是為了另一個不可說的理念。

說到這裡，和辛校長的教育理念相比，各位也許可以立刻想到什麼是「不可說的教育理念」——是辛校長所痛恨的「升學主義」，當然。這是很多中學校長們心知肚明的一種羞恥，但是為了「名

聲」之故，他們不敢稱說；為了「群眾利益」之故，他們在不斷的模擬考試之外，竟不必有其他的教育投資。升學主義是這樣一種打從根柢裡的自相矛盾，而我通常會說，那就是理念的病變，是教育的精神疾病；而它的第一位患者，通常是校長。

我也敢明確地說：假若辛校長的新竹中學可以稱為台灣教育史上無可置疑的一所好學校，那麼，其他的升學主義學校就不是。很明確的指標是：在那些升學主義學校畢業的學生不會像竹中人那樣懷念他們的母校。不好的學校不會被人懷念，因為那裡找不到教育的內容，也就是找不到踏實的成長經驗。

上接竹中憶往 P72 頁

校訓「誠樸健毅」在辛校長身上可以看到力行實踐的表現，他以身作則教導竹中師生。尤其是擇善固執的精神影響甚大，當其他高中正走上升學主義之路，犧牲了聯考不考的體育、美育時，惟有竹中仍然堅持五育並重的通才教育，絕不減少授課時數或降低給分標準。

記得三年級時，高二時開始募款建游泳池，辛校長在朝會時呼籲每位學生樂捐一百元，並稱畢業後可返校免費使用游泳池。還有，他常對我們說：「一年級把一年級的書讀好，二年級把二年級的書讀好，三年級一面把三年級的書讀好，一面複習一、二年級的書；萬一畢業那年考不好，好好在家用功或補習一年，總分一定可以增加二十分沒問題！（那時大專聯考考六科，總分六百滿分）」

當我們進入大專院校及社會後，才會

慢慢的發現：雖然升學有些挫折、事業未達理想，但在生活上、做人處事上，竹中三年的教育，是有不可抹煞的正面影響。相信很多學長、校友會同意我的看法。

不知近年來，竹中的學弟（妹）的表現如何？期盼在校學弟（妹）在努力學業，尋求高分或努力以赴進入理想大專院校之餘，對竹中傳統五育並重、通才教育精神或對體育、美育的訓練薰陶，切莫抱怨或不滿而認為那只是不切實際、唱高調而已！也期盼已畢業、就業的學長或學弟（妹），不要忘了竹中精神，猶如當年畢業典禮講台邊兩旁的聯語所示：「出山要比在山清」（另一對語已忘—編案：上聯為「為語橋下東流水」），讓母校永遠以我們為榮，那是對母校最好的回報，不是嗎？

（2010/02/22 起稿，2010/4/29 完稿，6/11/18 修稿）

一段「三生」教育的經歷

23 屆 徐國振 99.08.31

我們真是「三生」有幸

我在這裡要說的「三生」，不是一般人所說的「三生有幸」，也不是佛家「三生三世」輪迴的意思，而我所指的「三生」是「生活、生存與生命」的價值觀意義，我不是教育的專業，我能說的只是屬於在竹中的一段日子中所獲得的一些體會心得而已。我曾經在許多次代表地方首長出席本地高中或大學的年度畢業典禮頒獎致詞的場合，不經意的提到我們在新竹高中時期的校長辛志平老先生對於教育的意義最常詮釋的話，「教育的目的是要啓發人們與生俱來求生存的本能，訓練生活上的技能，以及建立生命正確價值觀的智能」，辛校長以及諸多位老師「身教」「言教」的點點滴滴就足以成爲竹中人後來在大學生活中對其他地方的同學們「夸夸大言」的話題，同時也是竹中校友們見面聚會時當做趣談的材料，竹中人自認有些許自負的傲氣，或是說有些硬骨頭，總多多少少是源於在竹中這一段許多不同於當時社會風氣的自由學風薰陶所致，從母校畢業四十年了，讓我們從頭來回憶這些春風教化的「師行師語」在那個年代裡有那麼多樣的不同的。

「愛的教育」不會被掛在嘴上

當年高一入學的新生大約有三分之一來自於同一段學府路上的縣立一中<現

改成建華國中>，縣一中想當然也是桃竹苗初中聯考首屈一指第一志願學校，這條路上的兩所學校，學風卻大大的不同。竹中的同學們多來自桃竹苗地區，在那個年代偶然也有遠道慕名而來的嘉義、宜蘭同學，另外有許多從外國回來留學的華僑同學，然而只要是縣一中不管是高中部或是初中部過來的同學都會有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什麼是「愛的教育」在兩個階段的母校比較是那麼不一樣，理論上當時縣一中的校長是原來在竹中擔任教務長，應該會傳承竹中的學風才是正理，學生的資賦差異不大，但師長的風格很是不同，我們這兒不爲潑母校的冷水，在當年的社會，嚴厲的打罵式教育可能在大多數學校同時存在，我們存在著一個說詞叫它做「軍閥」學校，不知道這樣的管教方式是否源於古老的歷史文化，或是相承於日本的殖民主義，校長厲害的柔道四段，訓導主任的椅子板、皮鞋底，主任教官的巴掌，體育組長的手刀，某音樂老師給的耳光，童子軍老師的藤條……等等不一而足，從火車站走路上學的隊伍，也許是在校門口，上課時或是升降旗典禮的司令台上，隨時都可能發生這種嚴厲的管教，旁觀倖免的同學心理替你抱不平，用心數著這個受難同學這一次挨了多少下子，我們曾經數過一個同學有過一次三十五個耳刮子的紀錄，倘若不小心全班同時一次受罰，這時候沒有

分別你是不是優秀好學生，有沒有犯了什麼錯？面頰上全賞了三個燒餅。有個音樂老師出了名的厲害，在她要到教室前，教室裡的天花板這時候看起來成了灰暗色，室外的天空像是烏雲一整片的黑暗，縣一中的同學們無論你多麼優秀恐怕多少有過這種印象或經驗吧，雖然說是出自於「愛之深責之切」的用心，可是在竹中你遇到的師長卻多半像個牧師，神父一樣耐心的溫和的聽你的告解，年輕的老師簡直把你當兄弟一般，聽他大吹在大學的故事，校園中那樣洋溢著溫情、熱情與豪情，在當年仍然戒嚴的社會風氣，人與人間互相冷峻嚴厲的對待屬於普遍的事實，一條路上前後兩階段的母校有這樣顯著的對比經驗，是不是一個很大的不同？在竹中不曾強調什麼「愛的教育」，那根本不曾聽說是個要大力推行的政策，愛老師，愛同學，只是個不自覺的現象而已。

沒有圍牆的自由學風

如果要求一個學生用功學習，那是天經地義的事，竹中的學生用功自動自發也屬當然，「自由學風」的意思不僅是說自動自發的行為，同時是說自我學習的內容廣泛不會受到太多的拘束，師長們要放任同學們腦袋中思想的自由，那是匪夷所思幾不可能，我們要說的放任自由是一種比較式的說法，不過也是一種冒天下之大不韙。一個社會人心是開放的或封閉的，生活情境是一項指標，實質環境又是生活情境的第一項要素，大家可還有印象，竹中的校園除了在校門口旁鄰學府路上為了區隔道路與校區那短短的一段簍空式的圍牆以外，竹中的校園沒有圍牆，任何人要從哪個角落進出校園都可隨心所欲。當然我

們多半還是免不了拘束於孔老夫子的那一句「君子行不由徑」的思想圍牆，竹中當年不設實質環境的圍牆，是不是由於物力維艱？校長節約簡樸？以後經濟許可了再做不遲？我們也無從再請教老校長了，或許它卻成了未經設計的「開放思維」的引導？「君子之德風」是竹中自由學風的導師。您認為呢？

十八尖山也是咱的校園

現代的教育頗為重視「戶外教學」，這個教育時髦的名稱其意義恐怕包羅萬象，有可能是歷史的、地理的、地球科學的、生物科學的、環境科學的或社會科學的教學活動，或者是休閒旅遊的目的，參觀的、演講的、體驗的、DIY的種種活動，在當年竹中的學生「戶外教學」那是家常便飯，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十八尖山，學校與十八尖山沒有分界，有的是老師主動安排帶領，有的是同學們要求，課程就自動改為「戶外教學」，每一種科目都曾經有過，十八尖山的小徑是同學們走出來的，山上有很多防空洞、戰壕、觀世音菩薩的雕像，據說曾是不同年代保鄉衛國戰士捐軀的沙場，「青山有幸埋忠骨」，竹中的師生們做了很多歷史的、環境的、生態的調查與紀錄，簡直像是「荒野調查工作」，十八尖山根本是竹中的「戶外教室」。

現在的十八尖山給市政府建設成了休憩運動公園，人滿為患，以前上下山的小路已是「荒徑未曾緣客掃」，恐怕不好找著了，我曾經有個小故事，記得是高三春假的連續假期，我住校舍沒有回家，同班的某一位同學租房子住在東山街，也沒回去，那天他提了一管空氣式獵槍來校相

邀上十八尖山，走著走著繞過了古奇峰轉到了青草湖區域，碰巧在那兒遇見其姊，於是攀談了好久，獵槍交在我手中，我正好看見遠遠開來一輛警車，突然驚覺自己犯了禁區打獵的嫌疑，於是一個人提著那管槍死命的跑回十八尖山溜進校舍，上氣不接下氣，幾乎把自己嚇死，終結是一槍不曾發，累個半條命，您說我這個竹中生活經驗夠不夠刺激？

校園裡的遊牧生活

古人常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是不是因為這一句話，現在的教育界開始風行「遊學」或是「走動式學校」？以前的竹中生活雖然不同於「遊學」或「走動式學校」，同學們一定也能認同這個校園裡的學習確是個十足的「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雖然每一個班都有一間專屬自己負責清潔管理的「基地教室」，那也許只是一間不具特別設備的普通教室，國文、地理、歷史、公民、三民主義的通識課程在這兒上課以外，其餘的課程大家就得拎著書包往別的專科教室上別的課去了，這個教室同時就由別的班級移民來這裡上課，上體育課就請帶著書包到球場游泳館去，離開時大家互相照應「不要忘記別人的東西」，也千萬帶走自己的東西，每一間教室尤其是專科教室都是任人逐鹿，非中原久居之地，每一堂課之間，校園裡，走道上都是來往的同學。

這有個教育意義，水草之地只是求生活所需，它原本即無所歸屬，在竹中的學生不歸屬於哪一間教室，教室也不歸屬於你，你的認同就是學校，而校園整個屬於你，你也不感覺流浪，認知是開闊的，胸懷是敞開的，你的歸屬與認同在更大的範

圍，領域，就像現代的說法，認同大家都在一個地球村裡。竹中的經驗由小而大觀之，你早就有更寬大廣闊的包容與認知空間，不會儘是在「牛欄裡鬥牛」。校園裡是另類的「走動式」學習。

異於流俗的教學

過去的教學方式最普遍的是黑板、粉筆、教科書加上抄筆記。有人說竹中多「人師」，這個標籤是否貼得太崇高？但是即使做為一個「經師」，竹中的老師們個個都不是一個樣，我哼一個曲，你唱著你的調，沒有統一樣版的教學模式，所以在竹中受教三年，每一位同學對於師長們大概都可說得出他們個別的調調，「行為模式」或是「教學方式」，比如說十八尖山的「荒野教學」或紅樹林生態調查紀錄的「電影欣賞」，老師也教你做炸藥也教釀酒，每一種看起來嚴肅的課程，老師們自己各吹各的法螺，吹起來都讓學生們覺得動聽。曾經史作檉老師的外國歷史課都在講故事前放一段當地歷史當時的风格樂曲欣賞，甚至全程用錄放音機說故事，這種課程沒有上課壓力，有一回卻也有同學就給歷史老師來個惡作劇，把輕鬆上課的錄放音機下課時順道帶走，讓下一個班沒得受用，老師沒得輕鬆，當然若干時間後又現江湖，印象中史先生哈哈大笑。如果是現在的學生家長們不知道會不會上網抗議？

顛覆觀念的藝術教育

如果說起李宴芳老師或是蘇森墉老師那幾乎是所有當年的學長們都能津津樂道，慶幸自己曾經受教師門，實際上在竹中的那一段日子，美術及音樂課程可絕不

是欣賞青山綠水高山深谷的美景，甚至有很多的同學自認是水深火熱的一段煎熬。

入學後第一堂美術課聽李老師用他習慣性的大嗓門鄭重其事的介紹他的創作在日本「大潮展」得獎的故事，還有其他多項的美展，古今中外多少美術界名人的前世今生，逸趣橫生，尤其李老師本人說的那一口客家鄉音本身即是一個大笑點，上課雖然輕鬆有趣，可是你聽說美術科有月考嗎？第一次月考是鉛筆素描靜物寫生，一只柚子而已，沒什麼困難，只是畫紙為○○磅模造紙自備，長寬尺寸一毫米不得多不得少，四角必須為正確直角，否則畫紙不合格先扣二十分，畫筆或擦子不小心掉落，「扣五分」老師用大嗓門告訴你什麼叫做「一絲不苟」？這時候終於學到了。二小時的畫作完成後，自己還覺得甚為滿意，沾沾自喜有點天份，結果評分下來是「形象」得十五分，「明暗度」得十分，「立體感」十分，「空間感」十分，「安定感」得五分，總分合計得五十分，不及格，一下子對美術這一科的信心跌得剩下五十分，真是喪氣。居然連藝術的整體美感都可以給拆開來骨肉分離的品評，完全顛覆我們印象中對於藝術家不拘一格的印象。一年下來終於知道些什麼寫生、素描、什麼印象派、抽象派。第二年杜老師教習國畫，簡直是「小學生習毛筆大字……愈描愈黑」，同學們大多是一派潑墨抽象畫風，沒人看得懂。

音樂專科學校

蘇老師的第一學期音樂課是「五線譜音符辨識」，五線譜上連在一起好幾個的豆芽菜要訓練到在不及一秒鐘之內唱出來，期末測驗用白紙一張挖幾個小孔蓋在

五線譜上，只露出幾個相連續的音符，老師用手掌蓋上，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然放開手掌又再立刻蓋上，受測的同學要立刻唱出來，唱錯一次扣十分，第一次測驗當然是災情慘重了。另外一項課程是音符節拍的訓練，每一次的音樂課前同學們臨時抱佛腳，所以校園裡練習拍桌子打節拍的「噹噹」之聲總不絕於耳。

第二學期的課程是看譜唱譜，測驗時老師發給每一位同學一張五線譜歌曲，老師用鋼琴彈三遍後，每次一位同學前去跟著鋼琴唱譜，錯一個音又是扣十分，一學期搞下來，大多數同學練就了拿起五線譜就能唱歌的本事。高二上學期訓練聽音寫譜的功力，老師彈完歌曲三遍，同學在空白五線譜上畫出正確的小鳥及豆芽菜，有些同學確有天份，不過考自己的得分不如被同學掠出去頂替本子的得分高，啊彌陀佛，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錯？），笑一笑莫計較。高二下學期樂理認識及樂曲欣賞，曲子是幾部合唱？輪唱？什麼節奏拍子？什麼曲名？作曲家是誰？等等採書面測驗。

每一屆的學長都有人爲了音樂一科而留級，曾經某一屆班的音樂考試教官監考時大發慈悲，放任同學們互相採用「觀察法」作弊，校長最後以無法舉證個別行爲只得來一次全班重考，仁慈的教官下學期走路經轉介到他校服務。

每學年學校都舉辦全校合唱比賽，各班自組二十人以上之合唱團參賽，自行訓練，比賽除指定曲以外也自行選曲，連指揮與伴奏都得班上自己來，當然伴奏人才難得，向別班借將亦屬常有之事，這是竹中之年度盛事，輸人不輸陣，台灣區合唱比賽連十年冠軍的榮耀，成了竹中人吹

噓打屁的材料。儼然竹中是個音樂專科學校，也難怪咱們班上的嚴○○同學爲了音樂的興趣遠從宜蘭慕名前來就讀。

校長的堅持

我們常聽教育專家們強調「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重要性，理想雖然崇高，而實際上我們的社會「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造成了升學主義的偏重「智育」的獨尊，升學聯考引導著前一階段的學校教育方向，升學錄取率是學校榮譽的指標，高升學率也就成了校長老師們追求的目標。「五育並重」的崇高理想，也就說說而已，那時候，整個社會的風氣如此，在升學主義的洪流中，辛校長孤傲的堅持他的「五育並重」教育。除了前節敘述的近乎嚴苛的美術及音樂訓練，另在各種學習活動中灌注群體合作自治的觀念，比如「合唱比賽」，「勞動教育」或「體育競賽」活動中，讓同學們自覺的重視班級團隊合作，協力爭取共同的榮譽，這就是「群育」。

團隊合作班級自治

竹中的體育課不是自由活動，每年的四、五、六月及九月份是游泳課程，每一位同學至少要在畢業前能在五十公尺的游泳池裡順利的爬完全程，沒這個本事就拿不到畢業證書，直到補考合格後才發給，在泳池裡喝上幾口水乃家常便飯，管你是蛙式、自由式（捷式）、仰式、蝶式或是你自小在頭前溪裡就慣用的「海盜式」。全校水上運動大會又是另一項年度大事，除了個人比賽項目以外，二百公尺四式接力，四百公尺自由式接力，二十人大隊接力是班級團隊合作的榮譽表現，再不濟的

班級也要湊上足夠的人數，這是當年水上運動會最「HIGH」的節目。

一年中其餘的月份是陸上運動，體操課是全員必修，球類運動則是網球、籃球或足球任選一項，到了十二月開始每天升旗典禮後校長不再叨念我們這群「歪孩記」（壞孩子），全校練習越野賽跑，從跑操場十圈開始，最後一週練跑從校門口沿學府路、博愛街、東山街繞一圈回來才上課，一月份擇一日周末做一次全校越野賽跑大驗收，高一生跑四千公尺，高二生跑五千公尺，高三生則要跑完六千公尺，分年級從校門口出去，繞上十八尖山一圈，三十分鐘內回來就合格，否則寒假中請再回來補考跑操場，這時候真有試煉同學們互相扶持的人性的味道。

十月份的陸上運動大會也是大事，每班三十人一組的大隊接力，每人跑二百公尺，少一個也不行，在竹中的「體育」帶著「群育」，還帶上「自治」的現代「民主教育」，同學們真是不知不覺。

「堅毅」是自信的本錢

老校長常說，現在磨練你咬著牙做到了，不表示你若干年後你怠惰了仍能做得到，所以今天的目的是要讓你知道，凡事只要你堅忍，就有可能達成目標，「堅毅」是你們這些小孩子以後的人生中擁有自信的本錢。

春花秋月何時了

我是免費生，住校舍只繳伙食費三百元，申請停伙一天退費七元，另三元充公費，我從鄉下來，簡樸生活已是習慣，不嫌伙食好不好，住校生的油鹽柴米醬醋茶由選任爲伙食委員的同學負責張羅，

到了月底若有伙食費餘額，會為大家加個菜，通常是粉蒸肉一塊，有點油水也很不錯了。但是也有位吳姓仁兄同學，湖口人，家境不錯，平日正義感很衝，看不慣就爆，嫌伙食不夠滿意，某日聽說住舍教官在房間自行加菜，他第二天就仿南唐李後主的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改寫成了「青菜豆腐何時了，豬肉吃多少？小樓昨夜又加菜，伙食不堪回首廚房中」的大字報貼了佈告欄，到底衝著誰來，大家都知道，只是影射含沙，難謂真情，教官又不便自行對號入座，察知是吳某人的手筆大作但沒有直接的罪證，又能拿他如何，最後口頭上給予告誡了事。

替校長證實了一句話

說到這位吳兄，故事就多了，有一回這位仁兄不知是否功課上的問題，或是在校行為輔導的事情，在家裡吵了一架負氣離家，跑到台北，錢用光了，就從橋上跳下淡水河，經目擊者報警求救，結果這位仁兄事後說自己因為到了水裡突然冷的腦袋驚覺，猛的發揮了會泳的本能，自己游到岸上來，警察先生替他通知家長來領回，當然也通報了學校，這一回因有損校譽記了一大過，不過他替校長證實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的目的，其一就是啓發求生存的本能」。

高三下學期的春假期間，畢業旅行，我沒參加，聽說了這位仁兄另一次的傑出作為，在遊覽車上對隨車服務小姐出了一道謎語，謎題是「月經帶」，猜一機關的名稱，謎底是「中央黨部」，這件事發生在當年戒嚴的時代，給教官逮著了報復的機會了吧？代誌大條了，回校以後論處的

罪名不是思想反動，而是言詞不雅，有辱斯文，再記一大過，累積兩大過留校察看，不過這位仁兄終究畢了業。

冬季裡不洗澡的怪傑

宿舍裡冬季沒有熱水洗澡，用臉盆盛起冷得凍手的水，硬著頭皮從上往下沖，趕緊擦了肥皂後再沖幾盆水也算洗完澡了，按照有位仁兄的說法這樣會大傷元氣，非必要不洗冷水澡，本地生還可利用假日回家一趟，好好洗個舒服的熱水澡，可是那些各國回來的僑生同學就只有努力適應三四個月的寒冬了。有位印度僑生後來在成大與我同班，大學裡多個暑假我介紹他去工廠打工賺錢，他說在台灣十多年從高中到大學畢業都省吃儉用，那得在冬天洗什麼熱水澡，大學畢業後在中華工程公司派駐科威特做工程，碰上科威特戰爭差點葬身異域，後來輾轉逃回台灣，現在住在台北，異鄉遊子，各位可知他是什麼心情？住宿生怪人多，有位苗栗來的仁兄據說冬天裡，四個月奉行「不傷元氣」的理論，冬天根本就不洗澡，後來聽說在金檢機關任高幹呢，信不信有這一號同學？

校規也有「惟一死刑」條款

台灣在戒嚴時代的刑法有「惟一死刑」條款，人類到了現代社會的文明時期，在很多的國度仍然存在著相當的嚴厲。當年竹中校規有所謂的「三大鐵律」一是不得打架，二是不得偷竊，三是考試不得作弊，犯了任何一條就沒有人情可講，惟一的處分就是「退學」，新生入學訓練時就已先行告知。把這一條比擬成刑法上的「惟一死刑」是不是有點兒過份？有點兒「戒嚴」的味道是不？這和竹中人

吹噓的「自由學風」是否有很大的矛盾？其實這也有個教育的意義，民主社會以法治為基本，民主不是沒有法治，民粹主義不代表民主思想，眾多人聯合蓄意共犯不能表示可以暫時放棄法治，竹中人後來多有成熟的法治思想，可能也是從這裡得到的教育，三大鐵律是嚴厲的，其餘的事項是寬鬆甚至多少有些放任的，所以三大鐵律的存在不會束縛了自由學風的成長。

台灣有許多名人曾經修業竹中，但沒有拿到一張竹中的畢業證書，有的人可能是高三下學期留級，有的人可能是犯了三大鐵律而退學，以同等學歷考上大學，後來功成名就仍有遺憾。

我們這一屆的同學某一班有一個故事，在畢業考的某一科趁著監考先生往外

走時，傳抄紙條，經監考先生後來制止，但未予深究，輾轉傳到該班的班導師那裡，該導師乃校長之忠誠信徒，遂以「悔過免責」誘得多張同學填寫的悔過書，經持向校長報告順便代學生求情，以悔過為由求予輕責，但是弄巧成拙，那一班多位同學因而退學，畢業典禮上缺席了，那一年成了沒有高中畢業證書的大學生。

感想

聽我講了這一段在竹中的三生教育，都是我們共同的故事，像看了一部泛黃的黑白電影，有什麼感想？生存、生活、生命的價值觀認知，現在與從前有什麼差別？還是，僅僅是又看了一部泛黃的黑白電影？

幽默笑話—同學會 13 屆 曾義良

一群同學從 40 多歲時決定未來每 10 年就要聚一次

當他們第一次決定聚會地點時，40 多歲還是壯年的他們選了一家 A 餐廳，選 A 的原因是：服務小姐的身材最好，穿得也最少。

10 年後，50 多歲的他們再次決定聚會地點時，還是選了 A 餐廳，這時他們是因為：A 餐廳的菜單的字「最大」。

又過了 10 年，60 歲的他們，又選了 A 餐廳，這回是因為：A 餐廳有「養生餐」。

再 10 年，70 歲了，還是選了 A 餐廳，這次則是因為：只有這家餐廳有提供「輪椅」。

10 年匆匆又到了，80 歲的一群同學，無異議的通過要去 A 餐廳是：「因為從來沒去過」...(老年失智症多可怕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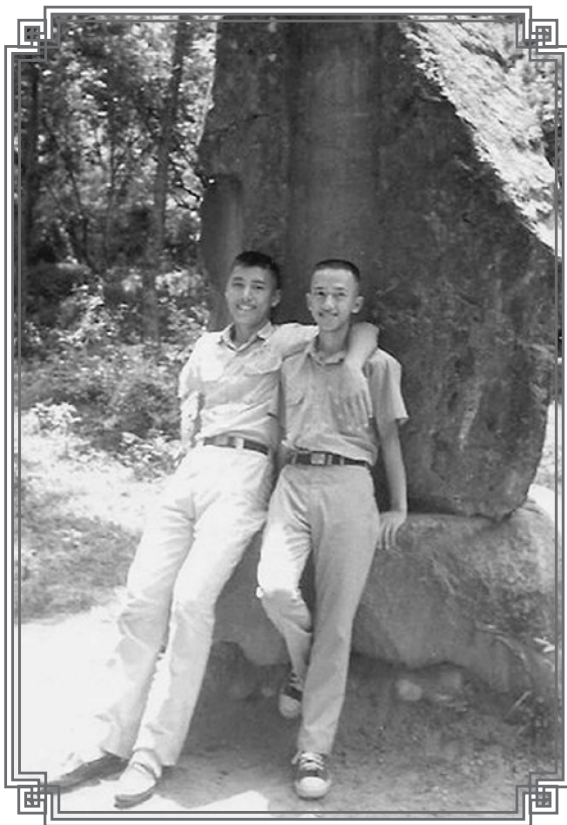
精采的是結帳時同學來了 3 桌卻要付 6 桌 --- 多出 3 桌是「菲傭」。

曾註 (不是朱註)：好在我們不必輪椅，這次榮嘉請我們的比養生餐還好，而且不必結帳，我們比他們好太多了！請 50 年不見的老同學還沒登記的，儘可能躬逢盛會！不要等到要輪椅，"笑更問客從何處來"時，才想到重相逢，待何年？這如同聯考前衝刺，選前拉票，拜託！拜！

(取材自台灣島村憶竹中)

竹中合唱初體驗

24 屆 林陸文



記得母親從年輕的時候，就很喜歡買唱片從我幼稚園開始，比較有記憶時，她總會買些日本童謠的唱片。

到了小學高年級時，在竹中就讀的三哥，雖然沒有參加合唱團，卻買了不少松竹亞洲等古典音樂唱片。其中不乏美國羅伯蕭合唱團，以及竹中合唱團所灌錄的從此家中不斷洋溢著合唱音樂，也經常聽到兄長們談論竹中合唱團的種種。

考上竹中後，立志要參加合唱團。可是，開學後，好一段時間，一直沒有合唱團招生的傳聞

班上同學紀年(大砲)的哥哥，剛從竹中畢業，也是團友。

大砲也是很納悶，合唱團怎麼都沒動靜。於是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找蘇老師毛遂自薦。經過試音，我唱第一部，大砲被分到第三部

之後，又沉寂一段時間。好不容易聽到校園廣播：

高一參加合唱團的同學，放學後到音樂教室集合在音樂教室裡，高二高三的團員，在台上演唱維多利亞的"聖母頌"以前在家裡聽留聲機播放出來的合唱，覺得還不錯終於第一次在現場聽合唱，尤其是男聲合唱，無伴奏的合聲之美，非常令人震撼，當時，心理吶喊著：合唱，我終於來了！

記得第一次練的曲子，是蘇老師自己寫的"谷關之夜"接著是舒伯特的"彌撒"，包含八首短短的無伴奏曲子合唱團員，早上，免參加升旗，團內發聲練習。傍晚，免降旗，練合唱曲子。

到了寒假，就要開始為省賽積極團練。因為已連奪八屆冠軍，所以成為種子隊免參加縣內初賽，直接參加省賽。而且第九次的省賽，首次在新竹市舉行。

當年比賽，沒有什麼指定曲。至少有一首中文曲子便可。蘇老師選出舒伯特的"彌撒"中的四首，連唱成一首外國曲子。

因為舒伯特的"彌撒"是以德文演唱，所以蘇老師特別請東山街華語學院的德國學生指導我們正確的發音。

本國歌曲，則由蘇老師改編黃自最膾炙人口的"踏雪尋梅"因為高二高三的團員很多，而且上台比賽都有人數限制。

高一的團員就必須經過篩選才能上台，由蘇老師和高三團員在台下評審。高一團員輪番上台唱一小段，蘇老師都會講評，大家才終於知道自己的優缺點。

蘇老師說我的音色比較包，但容易和別人的聲音融合在一起。我聽了，還是覺得飄飄然的。我們班，就是我和大砲入選，另外一位同學，因為感冒，未能選上，很可惜。

來自全國各縣市的代表，早已抵達新竹。北士商稻江中一中南一中高雄道明花中---

比賽地點是在市區的社教館，而且是在晚上進行。所有參加比賽的同學都端坐在社教館旁體育館的看台上。那廂在比賽，館內儼如在舉辦音樂會。每個合唱團出場前，都會大致演練一遍，大家報以掌聲，目送離去。從體育館到社教館，還有一段路要走。

因為我們被排在最後第二(第三?)個出場，等待時間漫長。蘇老師要求大家保持安靜閉目養神。學長則建議大家，兩位同學一組，背靠著背，或頭抵著頭休息

社教館很小，容納有限。數百位喜愛合唱的竹中同學被拒於門外，於是他們發

揮衝撞的精神，合力把大門衝破(幸好不是衝撞高雄地院)。遠在體育館的我們都可以聽到夾雜著玻璃破碎的巨響。竹中同學宣洩而入，把社教館擠的滿坑滿谷。

大砲的媽媽，早早把家事做完，也從樹林頭趕來捧場。每一隊演唱過後，都會廣播接下來三個團隊準備。當播出：新竹中學合唱團請準備。

社教館幾乎掀頂

終於要上戰場了，我們在後台就用小小的定音口琴把四部的音起好，輕哼著進場。大砲很高，第一個出場，觀眾報以熱烈掌聲。不用鋼琴再定音，蘇老師手一揚舒伯特的彌撒合音再起。四小段的彌撒曲，調性都不同。每唱完一小段 **first tenor** 三年級的幾位高手，自行快速定調，二三四部於焉定好音。

四首舒伯特的彌撒，始終未動鋼琴，轉調迅速，流暢地唱完。

此時，伴奏徐頌仁老師才出場。簡單輕快的"踏雪尋梅"，大家耳熟能詳，在蘇老師的改編下，豐富多彩。樂曲前三分之一有鋼琴伴奏，第二段則轉為無伴奏的優美慢版，徐老師便閃人了。最後一段除了回到輕快主題外，還加上四部的叮噠伴唱聲，此起彼落，媲美鈴鐺聲。最後，[---叮-噠-叮~~~~~]，觀眾歡呼一陣後，也走了一大半，因為，比賽拖得實在太晚了。也因為受到破門事件影響，比賽中斷一陣，清掃滿地的碎玻璃。

當時念高三的小哥，在家裡，邊看書邊聽地方電台的實況轉播。我們唱完之後，直說：好屌！

成績公佈，竹中合唱團如願蟬聯第九

次全省冠軍。團員都嚷著，要去台北表演囉！

竹中管樂團在張源隈老師的指揮下，也獲得第一名。竹中雙料冠軍，好不風光

青春結伴台北行！

照往例，各項音樂比賽冠軍，都要到台北聯合演出。因為台北地區的校友團友熱情邀請，所以我們早上先到師大音樂系和大家見面。台大校友會，下午則在台大體育館，為我們舉行小型的演唱會。中場休息時，幕降不下，大家原地坐在台上。當時念台大圖書館系的三姊（現台大圖書館館長）到舞台前叫我。因為不好意思且害羞，所以我假裝沒看見後來同學提醒我，才噢噢噢-----。

傍晚，三姊帶我和大砲，沿新生南路，慢慢走向晚上的表演場地 - 國際學舍體育館（現大安森林公園，新生南路信義路口舊址），當年的新生南路路中央，還是大排水溝（壩公圳），兩旁的行道樹很美。我們彎進巷內，進去一家名為「我家飯館」的餐廳，三姊請我們吃晚餐。當晚的國際學舍體育館，一樣座無虛席。除了我們以外，還有管樂國樂弦樂冠軍的團體個人。不用說，更多的竹中旅北校友趕來應援。

回到學校，最後的落幕曲，就是團體大合照了。首次看到九年來，所有的冠軍獎杯錦旗有些旗子的顏色，早已退去。獎杯也已斑駁。放學後，落日前，所有的團員以及師長們在校園老松前合照。面向操場西方，陽光直射，眼睛幾乎睜不開。參加降旗的同學結束後也在駐足觀看。事

後，也有別班同學在問：原本你有參加合唱團，都不講一聲。那一陣子，也掀起參加合唱團的熱潮。

記得有位教官說過：你們合唱團免升降旗，又到處出風頭，記功加獎什麼的，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每件成功事情的背後，除了不斷苦練之外，還是要付出一些代價的。當別人在用功的時候，我們仍在練唱背譜。

蘇老師曾說：高一進來合唱團的時候，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訓練到差不多的時候，就要畢業了。

題外話，竹中當年，每節課都要換教室。當時，念歷史系的三哥，收集不少文星叢刊，其中有一本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禁書）我把它借給大砲，他老兄竟然在換教室當中，把它搞丟了，害我被三哥罵到臭頭。大砲竟然買到一本盜版的還給我。當然，印刷紙質就差很多了。

竹中合唱團鍛羽記

24 屆 林陸文



民國五十八年初，竹中合唱團積極準備挑戰蟬聯全省第十次的冠軍。傳統上，大多數的高三團員，都會參加到比賽結束。畢業時，領取一枚音樂獎章。

昇上高二，吳聲吉老師回到母校教音樂，積極吸收許多高一的新生，加入合唱團。不知怎的，這一屆的高三學長，像骨牌效應一樣，紛紛退出合唱團。僅剩下極少數的死忠團員，諸如黃鏗磬（第一部）鄧崇傑（大貝士）等人。在此之前，合唱團已連獲九屆冠軍，這會兒第十次參加，大家都希望做到[十全]，然後再光榮地引退數年。

本國曲方面，蘇老師改編中國民謠「玫瑰花為誰開」。當時，合唱團只剩下高一高二的團員，許多新團員，成氣候，尚有一段時日。唱[玫瑰花為誰開]，一

直無法達到蘇老師的要求。越是接近比賽，蘇老師越是焦慮。壓力可想而知，蘇老師終於放棄了「玫瑰花為誰開」。

三月的某個傍晚，校園擴音器傳來：高三曾經參加過合唱團的同學，請於聽到廣播後，到音樂教室集合，高三忠班 --- 高三孝班 --- 高三仁班 -----。一點名。音樂教室大爆滿，幾乎兩個人共同坐一個位子。十幾位的高三團員都歸隊了，好不熱鬧，別來無恙。蘇老師說：因為臨時更換曲子，比賽時間也很緊迫，能夠真正上台的團員也不夠。在準備聯考當中，希望各位能回來幫幫忙 -----。其實，學長們都非常樂意抽空回來。同為第一部的劉茂森學長還跟我說：太晚徵召我們了。

蘇老師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陸華柏的「故鄉」，改編為鋼琴伴奏男聲四部合唱。曲子前半段以第二部唱主旋律，之後，主題才回到第一部（部落格 mp3 的男聲四重唱「故鄉」，即為當年比賽原始版本）。<http://mymedia.yam.com/m/1306918> 另一首比賽曲，則選自 Palestrina 帕勒斯提納（後文藝復興時期最出色的宗教音樂家）的「Hodie Christus Natus Est」（基督今天誕生了）一首無伴奏曲，蠻長的。每次唱到最後，四部音準總是會同時往下掉一點，蘇老師一直要求第一部要注意一

點。快接近比賽時，大家情緒高昂，偶爾還會唱到提高半音。蘇老師自認自己的耳朵，越來越難侍候。

因為大量高三團員回來助陣，相對地，高一團員能夠上台的就很少了。班上有位同學台生，家住苗栗，每天大老遠來回通車。他不顧母親反對參加合唱團。他是很標準的團員，從不遲到早退。然而很不幸未能通過上台的選拔，但他不怨天不尤人。我們要前往台中比賽的那一天，天未亮，就搭乘台鐵慢車南下。當車行至造橋站，和苗栗開來的通學生車廂交會。就在這短短的幾秒鐘，台生跑到我們這邊的車窗外，為大家加油打氣，然後目送我們離去。抵達台中後，先到雙十國中發聲練習，接著到民權路的「農友之家」休息。

同樣是在晚上比賽，當我們到達中興大學惠蓀堂時，中區校友很「囂張」地燃放鞭炮迎接我們。來自全省各縣市的高中合唱代表，都坐在惠蓀堂的二樓。

我們坐在二樓最靠近舞台的一端，很清楚地看到申學庸女士等裁判進場。

一年一度最盛大的高中合唱競技，終於開始，不分男聲女聲同聲混聲。

記得，中山女高唱「問鶯燕」，中一中唱「安妮蘿莉」，花蓮中學唱「習唱」，南一中唱「哈列路亞」(取自貝多芬的神劇「基督在橄欖山上」)蘇老師曾提過，南一中的李欣蓮老師很用心，曾專程到竹中來請益。

蘇老師毫無保留，希望大家的水準都提高。當年，大家都是穿校服上台比賽。當我們和中山擦身而過時，她們說：高三也來比賽哦？

當我們唱完「故鄉」和「Hodie

Christus Natus Est」(基督今天誕生了)。

不少觀眾離開了，校友們都說，沒問題啦！我們也深以冠軍者自居。

比賽結束，一大堆校友歡送我們上車回旅館。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大家又到會場等待成績公布。一看，我們竟落到第三名！怎麼可能？大夥兒悲憤交加，迅速離開會場，趕離了台中市。當時覺得台中市好醜陋，每個人的笑容，似乎都帶著譏諷。傳言紛紛出籠，有人覺得太早放鞭炮了，也有人認為是因為「故鄉」的間奏，有明顯的閃失。更有人私下表示，裁判不喜「故鄉」的編曲法-----，莫衷一是。

回到學校，所有團員和關心本團的師生，大家聚在音樂教室，聆聽比賽的錄音，也興起一片討伐之聲。扯來扯去，最後的結論是：明年再來！



高中美術課的回憶一 敬愛的黃敬雅 老師

59 屆 陳英祥

剛剛看聯合新聞網上報導師大美術系 57 級聯展的文章時，讀到黃敬雅老師已經過世的訊息 頓時間感到有點悵然！因為高中國畫課我對黃老師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他也是我們西畫課田老師的老師，算起來還是師公哩 !!!Google 查了一下黃老師的資料，正巧看到轉錄網路上竹中校友貼的文章。當我讀到這些上課的景象時又勾起我的回憶，這些畫面都歷歷在目。記得 50 屆畢業公訓時，同學把黃老師演的真是唯妙唯肖。還記得我高一上黃老師的國畫課，第一幅作品就被展示在美術教室，往後好幾次作品也都被刊出來，讓我覺得好有成就感。

高二到高三期間當時我爲了想唸建築系，兩年我都泡在美術社，又因爲我是美術社活動長就常常跟當時社長楊智傑拿舊美術教室的鑰匙 (當時正在蓋新的美術教室，不過是我畢業時才完工的吧 !)，幾乎每個星期日都跑去西畫。

記得在美術社時，曾經因爲畫一個蘿蔔的素描，畫到一半不想畫一拖著沒有完成，接下來都去畫其他幅畫，結果後來蘿蔔都爛了，我那幅畫都沒完成。當時被田老師罵我懶惰，心裡好難過，只有那幅畫被我擱了很久，正好就被田老師發現了。

其實我因爲沒有好的美術基礎，所以一直很努力畫，想要練好基本功，而且每個星期日都自己一個人跑去美術教室畫圖。

雖然後來因爲美術超強又是班上第一名的金之傑 (當時我的高中總成績剛好排在他後面一名)，一直很確定要和我推同一所建築系，雖然當時我們筆試分數一樣，不過，自己實在是缺乏信心，最後就放棄去推建築系了。雖然沒念建築，但對於建築設計作品倒是很喜歡欣賞。記得當時我們班推甄上建築系的人數就佔全班甄試上大學的一半耶 !!! 我想這應該是和竹中美術課的訓練的很紮實有關係吧 !!! 總之，高中的美術課給我太多特別的回憶了。

◇ 懷念的黃敬雅老師

黃：" 如果以後發考卷，你有交卻沒有拿到的話 不要舉手告訴我

" 老師啊！我有交畫呀，那郭某某某有看到" 如果你找同學一起來找我的話，只是捐獻分數而已 沒拿到就是沒交，零分計算" 說完在黑板上寫了一串數字

830(每屆學生)*4(學期作品數)*2(學

期數)*27(教學年數)=18萬

黃："你拿到零分應該感到很興奮，"哇！18萬分之一ㄟ...很難得喔!!!"

帶回家做紀念吧....我弄掉考卷？說那什麼鬼話....我給你這種鬼成績也是應該的...."

起頭要"罩的住"筆尖朝左用力往下壓，用力往下壓，用力往下壓...好~慢慢放鬆慢慢放鬆，慢慢放鬆，往前刺出去刺刺刺刺刺...

竹葉有分很多派的，有"罩"派的，有柳葉派的，有鳥頭派的，其中鳥頭勢力最龐大

哎呀..34號鳥嘴朝左，22號鳥嘴朝右..哎..這麼早就加入鳥頭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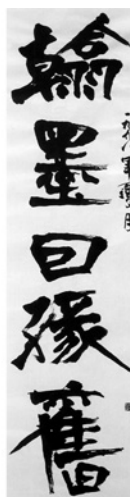
記住，畫細竹要把中國功夫發揮大極限，筆尖垂直畫面，寬度0.3公分，丹田運氣好~畫完以後拿尺來量，哎呀..尺要做修正，不夠直啦...

不知是民國幾年的二年級下學期.....美術課要刻印章，老師一人發了一個木條....結果有一個同學不小心把木條弄斷了...於是焦急的拿著斷的木條去找黃敬雅..

黃：你仔細看。仔細看這木條...學生很仔細的看了一遍...看完後。兩眼直瞪老師。覺得莫名其妙

黃：你再仔細看，仔細看，看到什麼？學生又很仔細得看了一遍..並回答：老師，我沒看到什麼呀？黃大叫：看什麼！零昏啦.....全班哄堂...

(編按：黃敬雅老師，竹中16屆校友，師大藝術系畢業後返母校服務。)



黃敬雅老師書法作品集選

永遠的老師與同學

23 屆 宋志雲



右為筆者宋志雲，中為師利仁，左為陳志榮於筆者公司實驗室合影，時間為 2010/11/26

筆者就讀竹中期間，雖然經過分組編班（當年聯考分為甲、乙、丙、丁四組），以及竹一中的高中部併入竹中（因配合九年國教），但是三年都就讀在忠班，堪稱忠班少數元老之一。

光陰荏苒，畢業四十年，猶記得期間談得來的同學很多，如刻苦用功的李文達同學，樂觀進取很有自己想法的鄭坤榮同學，極富音樂天分的范光輝同學，當年曾得過民間舉辦的歌王選秀，榮獲歌王頭銜。頗富領導才能的林瑩陳同學，多才多藝的石紀年同學，身兼合唱團團員、游泳及籃球校隊。在班上很有帶動氣氛的幾位同學，如錢忠苔、翁輝良、黃念祖以及譚克祥，也是讓大家很值得回憶的。當然還有大家都不會忘記的見賢思齊的對象，就是班上永遠的第一名——李田竹同學，他是第一名考進竹中，也是 23 屆第一名成績畢業。

爾後，同學們都進了各自的大學，展開各自的人生，開拓各自的事業領域。因為志趣相投以及因緣時會，陳志榮同學及師利仁同學與我長期保持聯繫，尤其陳志榮同學終究成了事業夥伴，師利仁在專業領域也給了我們許多指導，師利仁同學雖為科學領域的泰斗，但是個人在佛學及易經上的鑽研極深，常給我們同學們很多生活上的指導，受益良多，目前定居美國紐約州。

本班同學彼此間感情很好，在畢業三十週年的 2000 年，舉辦了一次同學會，地點在新竹市，出席的同學很多，並有多位老師參加，並推選陳耀光同學為會長，耀光兄執教於成功大學建築系已超過二十年，另在台北有建築師事務所，常年南北奔波，先為國內航空公司的忠實客戶，現已改為高鐵長期客戶。

1983 年筆者重返台灣大學攻讀電機工程博士學位，適逢師利仁同學於美國 IBM 公司休假，返台於台灣大學力學研究所執教。師利仁同學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取得機械工程博士，因愛台灣的心始終環繞於心，在 IBM 工作兩年之後，毅然休假返台，回饋台灣學術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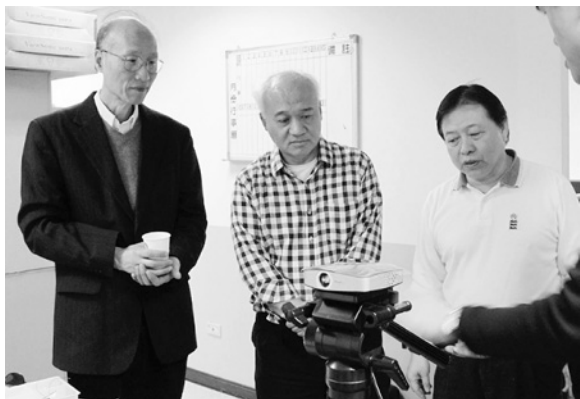
筆者在博士班的第一年除修課外，就是忙於學科考試及資格考試，當年在台灣大學電機系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前，必須通過十二門課的考試，堪稱艱鉅。這段時

間，常在學校與師利仁兄會面，從學術談到人生，再談政治，並預期兩岸的未來發展，當時黨外正在萌芽，而且發展迅速。大陸改革開放也方興未艾，利仁兄與筆者也樂觀其成，認為又是一個大時代的開啓，對台灣人民都是正面的，也是要準備接受重大挑戰。時隔近三十年，回顧當初的預期發展與我們日後面臨的問題，發現相去不遠，顯見利仁兄的胸懷與遠見。

筆者於台大電機系攻讀博士期間，因為家計上的需要，所以非常努力，期望早日學成畢業。在學一年後，完成修課及通過各項考試，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1985年春天負笈到美國德州達拉斯市南美以美大學電機系跟隨校友胡玉衡教授進行研究，以完成博士論文。剛到達拉斯市，即在當地華文報紙上看到陳志榮兄的新聞，志榮兄有鑑於華人在達拉斯地區定居者愈來愈多，已有相當氣候，為維護華人的權益，並能在當地的政治及社會上產生影響力，他團結各方力量，建立了一個亞裔聯盟，並任秘書長。志榮兄在華人圈非常活躍，在地產投資上也很成功。

志榮兄是在達拉斯當地的德州大學阿靈頓校區取得土木碩士學位。每逢假日或是特別節慶，都會找我這個老同學前去參與，因此也認識不少在德州儀器公司 (Texas Instrument) 工作的華人，這對筆者未來事業上幫助很大，當時張汝京也在列，此後他在台灣與大陸的半導體界發展。

這段期間，雖然研究工作日以繼夜，不過也有相當多的時間，與志榮兄交換對高科技發展的看法，難得志榮兄嫂的款待與撥出時間，老同學間對未來的願景因此都有所共同的勾勒與規劃。一年兩個月



陳志榮講解美國 Syndiant 公司之 LCOS 顯示面板的應用，微投影機的光機及顯像電路則由筆者公司 (星盛光電) 發展完成

後，1986年四月筆者完成論文研究，並發表三篇論文於國際期刊，隨即束裝返國。1986當年年底，筆者取得博士學位。

回想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有兩位老同學的相伴，真是獲益良多。求得學問與學位的同時，也與兩位同學探討出未來彼此應該努力的目標。同學的真情，如此不吝相與，真是銘感五內。

在學期間，也感受攻讀電機博士，事實上幾乎是攻讀半個數學學位。筆者為何能很快順利完成研究，說穿了就是數學底子還可以，這端賴當年在竹中求學時，數學的基礎打得不錯，這裡要感謝謝震老師與彭商育老師的教誨。說真的，日後在教學、研究與工程上，所用的數學以高中數學內容佔了大半。

過去二十年中，志榮兄陸續嚐試進入電子資訊科技產業，在六年前選擇與美國團隊進入反射式液晶技術 (LCOS-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 之面板科技，並於德州達拉斯市創立 Syndiant Inc. 發展出全球最小、最亮及解析度最高的 LCOS 面板。開創期間，筆者與志榮兄對於產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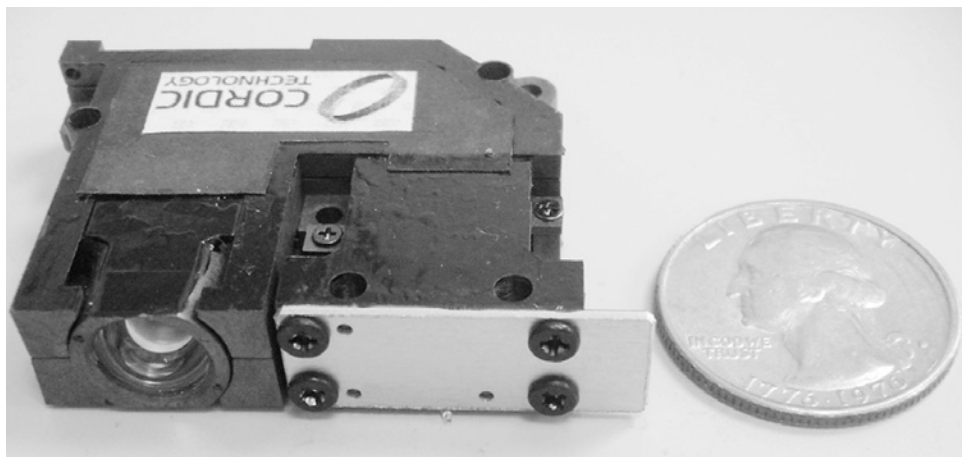
發展不斷的探討，等到面板發展成熟階段，筆者也以台灣環境與技術的優勢，投入光學的設計，發展出一個配合 Syndiant 的面板的最具效率的光機，並且創立星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Cordic Technology Inc.)，目前為當今體積最小的光機模組。預計未來二十年此一微型投影技術的發展將會非常蓬勃，應用於各種領域。

有關液晶技術的諮詢，以及微投影光學系統的效率改進，深得利仁兄的幫助。此次創業不愧為同學合力完成。我們在校是同學，在事業上也是同學，我們是永遠的同學。

最近一次會面時，大家聊到為何我們的同學都有強烈意志創業，也勇於嚐試新的科技，尤其是異業結合的產業，歸納結果，還是在高中時老師們給我們紮下的深

厚基礎，不論是在物理或是化學上，也讓我們非常感謝教我們化學的林鐘榮老師與教物理的馮子梁老師。不論經過多少年，遇過多少老師，竹中的老師是我們心中永遠的老師。時時處處，有形無形中，都在教導我們，導引我們。

四十年是一個不短的時間，但也匆匆而過，老師的教誨猶在耳中，同學間的情誼歷久不衰，在人生的道路上，互相激勵，互相扶持。正值由本屆主辦校友大會，借此機會能在會刊上與同學見面，心中非常興奮，但限於篇幅，不能敘述許多同學，甚憾！



筆者公司開發的微投影機光機模組，採用 Syndiant LCOS 面板

畢業 40 年感言

23 屆 李維蔓

很高興能在中華民國建國壹百年的今天，提筆寫下竹中畢業40年的感言。在省立新竹中學就讀三年的青春，始終是我心中的驕傲與懷念。德諺有一詞叫做 *zeitgeist* 「時代靈魂」，意思是說，每個人的今天都是過往某個時代耳濡目染所形成的。而以下的短文，則在誌記我在竹中三年所受的薰陶感言。



右 1 為本文作者

猶記得在剛考上竹中新生訓練時，辛志平校長連續三天親自做精神講話，至今仍收獲良多。他所獨創的「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一語道破學習應有的態度。至於「打架開除，考試作弊開除等」鐵律（開除學籍唉），更是其他學校所未聞。至今辛校長已仙逝多年，其治校理念與奉獻精神，可謂讓竹中校友們永誌難忘！

除對學業勤管嚴教外，竹中三年的完人教育尚包括音樂、美術與體育的養成。譬如在音樂方面，每班都是當然的合唱團，音樂不及格尚要留級；因此在校期間，竹中每年都拿全省聲樂與合唱團冠軍。猶記當時我們勇班自選曲還是德語發音呢！而高一的美術老師李宴芳，則是日本東京帝大美術系畢業的；其所教導的美學概論 *What is beauty*？至今仍受惠良多，且上課中不時加雜英、日文，可謂增添不少風趣。

至於在增強体魄方面，更非他校所能比。我校除自備游泳池、要求學生能一次游滿五十公尺才能畢業外，尚要求「高一跑四千，高二五千，高三跑六千公尺」。此一標準莫說許多大學生做不到，連現代軍人亦多人無法達成。為求貫徹此一目標，辛校長尚多次於升旗後親自帶頭開跑。事後甚至得知辛校長在家中珍藏了一幀過去在上海求學時期的健身表演「玉照」呢！

如今當年的青年小伙子們，都已將邁入耳順。雖在畢業後各奔前程，但在竹中良好訓練基礎下，均能有一定的氣質水準與表現，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論如何，猶盼在校莘莘學子們，能秉持竹中的光榮傳統，持續為校爭光，並在未來社會中做個有用的人，以及國家的棟樑。

同學好像在比「摔跤」

14 屆 曾春兆

世界著名美國杜邦公司一級主管退休的同學～魏綸言，能說、能寫、能畫，還能以口技編笑話…可說才華洋溢，長得像海明威的他，返台說閩南語，很多人都覺得奇怪，這位老外台語怎麼說得這麼好。一個「fall」字，他居然把他維吉尼住家窗外的秋景和他如何跌傷連在一起，幸好已康復能開車了。

台中師範學院(現改名台中教育大學)院長退休的劉湘川同學，對魏綸言摔跤表示慰問時，有所反應說，年輕時和任教中興大學的另一半，在場邊拾到籃球，他拿起遠射命中，夫妻倆好高興，他還標榜他的「六塊肌」。最近他又撿到球投籃「外空心」外加「跌一跤」露出肥肚…。

12月9日我照例參加每週四到溪頭「強迫呼吸新鮮空氣」和「強迫走路」的活動。14:00回程下坡步道，不小心踩到邊邊水泥面上的小石子，右腳滑出框外，72kg的體重，扭曲地由左腳承受，撕裂傷的聲音滿大的，膝蓋連彎1度、腳掌移動半cm都沒辦法，幸好山友范先生力擋，脊椎和頭都沒碰地。太太當我的靠背，折騰了二、三十分鐘。

幾十年來從沒這麼嚴重過，最後由四位壯漢以擔架抬下200m外的救護車，

15:30送到竹山秀傳醫院。醫師、護士動作很快，先是冰敷再正、側照X光，醫師說：「骨頭沒問題，拿藥！出院！」我滿腦子??但是，我還是笑開了。在家修養幾天後，我沒讓太太知道，忍痛斜著身體，鑽進駕駛座，用沒受傷的右腳和雙手在街上繞圈圈。過了70歲還能故意不換氣游25m是這次康復很快的本錢。

九把刀脫長褲支持台南女中學生爭取穿短褲。26日彭弘光做東的同學會，我不曉得是不是也要脫長褲以手掌大的瘀青痕跡證明跌傷不是假的？上了年紀的同學以及好友們：保持適當運動，但要注意別跌倒，除了疼痛還得寫心得報告呢！

追火車的老頑童 2010.12.24